

流年碎影

天蓝色的封面

马民新

与大渡口一江之隔的安庆大南门，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因为四爹爹家就住在那里。祖父、父亲去安庆，总会带上我坐客渡江玩耍。那时候条件差，到安庆最天真的想法就是弄点好吃的，如牛肉包子、油炸糯米黑芝麻团。从安庆的老渡口上岸，步行300米，两旁是低矮的小瓦平房，夹杂着几栋两层木质楼房。顺着石板路上坡，四爹爹一家就住在盛唐山沿街坡上的两层楼里，离清真寺约200米远。走进去是堂屋，放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桌，还有两个木制衣箱子。走过堂屋，有一张木桌子，上面摆着瓷缸、水瓶、报纸、煤油灯等；从厨房往里走是个四合院，住着几户人家，院子内种有一棵大树。

我这乡下孩子走进城里，真是“刘姥姥进了大观园”，从前门转到后门，又从后门转到四合院，与城里的小孩子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，傻傻地笑。

夕阳西下，父亲说要回家了，我赖着不想走，四爹爹笑着说，今晚就睡在这儿。父亲恭敬地说，四叔，不行呀，明天还要上学，识字要紧。四爹爹说，哦，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他转身在房间桌上拿起天蓝色封面书籍，说，送给你，看看安庆过去和现在，有什么不懂的过江来问我，要多读书，做个有学问、有知识的孩子。我高兴地接过书，是《安庆史话》。我最喜欢看书，尤其喜欢风土人情和历史。

回到江南家中，我迫不急待地从食品包里找出书，认真地看起来。《安庆史话》主要介绍自太平天国到1949年安庆发生的主要事件和出现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。书中所描述的，不论是辛亥革命中的同盟会会员，还是领导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、冲锋陷阵的青年学生，他们都敢于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，不怕牺牲。我在字里行间读到了安庆的秀色，读到了安庆跌宕起伏的历史，了解了孙中山赴宜焚鸦片的过程，读到了陈独秀及其一家的沉浮往事，以及徐锡麟举义杀恩铭的历史瞬间……那时候的安庆，在我心中是个谜，也是传奇。

如今四爹爹官明老先生已离世

27年了，但《安庆史话》这本书我依然珍藏着，那个天蓝色的封面在阳光下依然有光闪耀。我闲时拿起来翻翻，总想寻找江南江北一家亲的感觉……



微观安庆

杨溪桥

曹金如

大龙山沟壑纵横，一条长长的溪流经年不息地流淌，最终汇入石塘湖，这里的百姓称之为“杨溪”。溪流由高山流经平地，尤其是山洪暴发时，便有大片田地淹没。当地百姓便在一处（现今的杨桥社区杨桥组）建起了龙王庙。时龙王庙里供奉着四海龙王、龙王娘娘、雷公电母、风神雨伯诸神。每逢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，当地百姓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，以求风调雨顺。

当年龙王庙香火隆盛，逢年过节还在此附近搭台唱戏。解放初期，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就常被邀请到这里表演黄梅戏。为方便行人，龙王庙旁建起了石桥，这便是后来的“杨溪桥”。

相传在康熙以前，杨桥一直被称为“王家桥”，当时居住在此的都是王氏家族的人，整个村庄和附近山场都是王家的。有一天，这里来了一位先生，杨家请来寻找墓地的风水先生。此前，杨家为寻找风水宝地，不惜时间和金钱，但始终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地方。一天，这位风水先生依照梦里的方位又来到这里，化装成教书先生，租住在王氏管事的家里。这位“教书先生”平时教书，一到礼拜天便不见人影，原来他为了堪舆到“真穴”，每次不等天亮，便起床登山寻找。一个礼拜天的清晨，他突然发现山中有一处虽然荆棘满

地，但气脉充盈，坐向甚佳，场面恢宏。风水先生认为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真穴——“金丝灯笼地”。为了拥有这块风水宝地，风水先生总是小心翼翼地取悦王先生，还和王先生结交成好友。一次酒宴上，风水先生故意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，王先生便问他为何而难过。风水先生面带难色地说：“我的双亲大人已故多年，至今未安葬归窆。请求王先生可怜我的一片孝心，卖给我一块墓地？”王先生出于义气便脱口而出：“卖什么，我们这里就是山多，你选一块就是了！”杨先生见时机成熟，便说：“王先生若是真心，请立字为凭，本人更是感恩不尽。”说着，王先生便拿来纸笔写道：“愿送坟地一处，任杨先生选用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杨

先生的所作所为被王家识破，尤其是知道那是一着“金丝灯笼地”时，王先生反悔了。为了这块宝地，双方各不相让，竟打起了官司。县衙觉得双方都有理，一时难以裁决，只好想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办法：让铁匠打了一双铁靴，在炉子里烧得通红，说谁敢当场穿这双铁靴，这块坟地就属于谁。县衙先是叫王先生穿，王先生害怕，没敢穿。再叫杨先生穿，杨先生二话没说，双脚穿进通红的铁靴，当场就晕死过去。之后，杨家就把他和他的父母都安葬在这“金丝灯笼地”。这便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“杨家坟”。

为了让杨家在这里有血脉传承，杨家人每天派专人带着铜钱坐在王家桥头，凡是过往行人能叫这桥为“杨桥”的，都给铜钱一吊。一时，桥上行人络绎不绝，改口叫“杨桥”的也越来越多。就这样，一座“王家桥”便活生生地被改叫成了“杨家桥”。后来，当地文人认为杨家桥很土气，于是把它改成杨溪桥（民国前一直这样称）。再后来，杨溪桥被简写成了“杨桥”。



老城明月 张健 摄

民间习俗

乡村庙会

朱腊梅

每年中秋的前一天是元甲山的福主庙会日，庙会到今年已经是第443届了。今年庙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是下午三点，我们早上八点钟就出发了，想赶早去看一看这个叫元潘的古村落的自然风光。

碧空下，金色的阳光铺满秋天的原野。村头、田野里那些高大、粗壮的树，在秋阳的映照下，闪着光。我内心的喜悦，像车窗外的稻浪一样翻滚。

福主庙坐落在千年古村落元甲山，庙内供奉的是隋末唐初廉洁奉公、勤政爱民的清官陈皋仁的塑像。相传，隋末唐初时期，瘟疫流行，乡民死亡众多，时任秋浦令陈皋仁为民请命，于中秋之日携其幕僚康师爷、罗都头饮鸩殉职，救下一县之民。为了纪念陈皋仁（余公）等功德，民间纷纷修庙建祠，一为祭祀怀念，二为祈求平安。自唐宋以来，香火不断。

出庙来到村口，钻进了村旁的森林公园。一棵棵大树浓荫蔽日，三两村民在日光里闲坐，村旁的小河流得也慢，水流声冷冷，像是顽

童在吹口哨。

进村的篱笆墙上，几朵紫色的牵牛花开得正好，一只黑色的蝴蝶停在黄色的丝瓜花上，几个老南瓜静静地卧在藤叶中。河坝边，一棵棵板栗树上结满了板栗球，几棵柿子树上挂满了黄的红的果子。田野里的稻子已经泛黄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幅油画。

进入村中，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，孩子们在村前的文化广场上追逐戏闹。许多村民穿上了黄色的舞龙灯服。广场边的一棵千年银杏树下，一群女人在临时搭起来的长案板上切菜。三三两两的摄影人胸前挂着照相机在转悠，捕捉镜头。广场上，一条条长长的彩带在蓝天白云下迎风猎猎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回到了拉萨。可惜的是，那棵覆盖半亩地的千年老银杏的叶子此时还是微黄，若再迟些时日，某一个风起的清晨，金黄色的叶子就会落满了老屋的黛墙青瓦，落满了古村的广场，还有几片会随了村边的小河流水，漂到更遥远的地方……

祠堂里，一片光阴从天井里打下来，打在长满青苔的砖石上，也打在写有村情村史的墙壁上。祠堂不远处的老学堂里，还有许多古旧的书桌，我就学做一回学童，坐在桌前，一种亲切又庄严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从学馆出来，见喜气洋洋的人群已挤满文化广场。文艺演出开始了，村里的女子腰鼓队敲响的鼓点，热烈而喜庆。随后的旗袍秀、歌舞、佳木斯操等节目，颇有些时尚的气息，主角大多是平时在田里劳作、在厨房里忙碌的村妇，她们婉转的歌喉、婀娜的身姿，让人欣喜，让人感慨。

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公祭活动。身着统一服装的男人们敲锣打鼓，举着旗子，浩浩荡荡地前去福主庙，迎接“福主余公”及康罗二将神像，又浩浩荡荡地护送至村民文化乐园落驾，然后举行庄严的祭拜活动，每一张脸都是那么真诚，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虔诚。老百姓的心里一直有杆秤，谁爱惜他们，他们就把他当神。

庙会的高潮是“百家宴”，所有的村民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，品农家饭菜，共享欢乐时光。之后，村民们舞起龙灯，点燃篝火，为福主神像通宵守夜。熊熊的篝火，像是乡村夜晚的一盏灯，也是古老乡村跃动的心。